

## 第二十二课 德格王朝与木雅西夏渊源

〔家世源流（木雅／西夏渊源） | 地点：康区德格〕

---

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德格土司。一方面，仁珍才旺诺布出生的地方，可以算是德格土司的一处祖地——倒不是说他们最早就发迹于此，其实德格土司更早也不在那边，是后来才迁到白玉地区，在这里越来越壮大，壮大之后又迁到另一处，才有了后来更好的局面。仁珍才旺诺布也被认为属于德格土司的家族，是他们的血脉。

德格土司在西藏过去的历史地位上，算是一个王，自成一个王朝。他们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势力。鼎盛时期，甘孜、四川等大片区域几乎都归他们所辖，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王朝并不为过。

所以后世称他们为「德格萨玛王朝」，这是确有其事的。当初的白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火龙沟那一带，山岩是红色的。他们取名的思路，应该就是从这来的。

「萨」就是红土、红色的地的意思——那边的山岩，大部分都是这种红色。前面也讲过，德格土司的地区非常漂亮，也非常殊胜，是一处圣地。本来这是个很冷门的地方，前几年我跟上师、色尚活佛他们讨论的时候，那里确实没什么人知道，没人关注，是个灵气很足的自然景区，只是路非常差。

但这几天我重新查看，发现已经不一样了：去年那边的路拓宽了，当地政府也开始设立路牌、围栏，要把他打造成一个新景区；广告也打了，网络上一直投放，很多网红去那边拍照，现在似乎成了白玉地区的一个热门观光景点，路也比以前好走。所以大家有机会去那边朝圣、观光一下，应该也不错。说回德格土司。

上一堂课讲过，他们的继承方式有「人王」与「法王」两种：一个是出家继承德格寺、当寺主，另一个是继承德格土司的王位、当国王。早期是想分开，后来因为子嗣不够、无法同时分担，法王与人王的位置就合而为一了。到仁珍才旺诺布的时

代，后来很多学者、包括仁波切自己都认为，以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和他的佛行事业来看，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德格土司，是集萨玛王朝法王与人王于一身的最佳人选。

但从传记看，他并没有去继承这个位置，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流浪。如果他不去流浪，老老实实遵循家族或寺庙的正统传承体系，他的事业其实也可以非常广大——既统领整个自成一格的王朝、当这个国王，又是这王朝自己传承的法王，他完全做得到。所以仁珍才旺诺布是自愿放弃的。

放弃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优渥生活与权力地位，真心诚意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这非常不可思议，就跟释迦牟尼佛放弃王位一样。这不是刻意夸大——你若看过德格萨玛王朝、德格土司的历史，就知道他们当时的地位有多大。而且不只地位大，他跟哪一个教派、哪一股势力关系都非常好。

德格土司家族，不管在亲戚关系上、政治外交上，还是在佛教各教派方面，关系都打通得非常好。上一堂课也讲了，每一个教派需要帮忙的，他们都帮；并没有「我只守护自己教派、只推崇某个寺庙某位活佛」的那种偏心。不管萨迦、格鲁还是宁玛，他全都非常支持，当了很多教派的大施主，捐钱捐材料，还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帮助其他教派的势力发展。

所以看德格土司家族，不要只看世俗的权力地位，他们在护持佛法上真的做得非常好。在辖境之内，跟其他国家、其他政治势力的交流也维持得很好，没有太多大规模的抗衡斗争。要说战争，当然有，但都不是那种很大的战争；他们也不会刻意、主动去吞并别人的领土和势力范围。

现在有一部所谓的《德格土司传》，里面很清楚地记载了清朝以前整个德格土司家族的世系，以及许多详细的历史记录。不过这本书我只见到书名，暂时还没买到，所以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跟仁珍才旺诺布相关的内容——这还要再研究，搞不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关于仁珍才旺诺布的研究，除了他自己的著作和弟子的记录以外，大部分还得去参考其他资料，去看其他相关文献，或是其他寺庙、活佛他们自己的记录，才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要说很完整、很有体系、很工整地整个记录下来的，还是不多。一方面，这跟仁珍才旺诺布的修行风格有关——很多事情祂都不太愿意说。实际上祂有很多机会去获得极高的位置，或各种层面的人事物资源，但祂都不屑去拿。

以后上课也会提到：很多国王、很多人送祂东西，祂全部到处转送，自己一样不留。不说祂德格土司家族的身份，光以一个活佛的地位，祂所收受的资具，若自己拿去盖寺庙、囤积下来，也会非常富有；但祂完全无私地奉献出去，不是给需要发展的寺庙，就是给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这正是《入菩萨行论》里所讲的大菩萨行径，非常契合。

所以要研究仁珍才旺诺布的家族背景，德格土司是非常有必要去研究的，跟祂有很深的关系。在一些历史记载、或过去成就者的预言里，也都特别提到。当然不只德格土司——这一地区有四大土司：明正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和德格土司。

其中明正土司，其实跟仁珍才旺诺布的家族世系也有那么一点关系，当然不是真正的血缘，只是一点点关系，这个后面再说。想更深入研究的话，我推荐《德格土司传》，里面应该有很多细节。你现在去看一些研究论文，数量也很多——因为德格土司实在有太多东西可讲了。

从元、明、清到民国这几个朝代，德格土司都参与其中，很多历史记录里都能看到祂们的活跃与各种事件。祂们大约兴盛于十八、十九世纪。到十八世纪其实已经有点衰落，而这是在仁珍才旺诺布圆寂之后。

到清末，祂们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小的势力，不再像从前「天德格、地德格」那样统辖那么大的区域。所以也可以说，从仁珍才旺诺布之后，德格土司整个运势就开始慢慢衰退。而祂们的衰退，都是内乱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不管政治势力还是宗教势力，很多极其兴盛的团体，最后出问题都是从内乱开始的。所以佛陀在制定戒律的时候，对于僧团或佛教团体内部，设的戒律是非常严格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戒律，会觉得不太通情达理——也不是不讲道理，而是祂不去特别计较是非对错。

这主要是为了不内讧。因为我们常把心思花在处理事情的是非对错上，反而没办法真正调节事情，对修行人来说尤其如此。修行人遇到很多事，都应该反观自省、先反省自己；若已经习惯遇到问题就要争高下、争个明白，那就已经没有修行人该有的那种反省了。

所以在僧团、佛教团体当中，大部分以戒律的角度来看，不管什么纠纷都是直接打断、停止，全部驱出。有内乱、有纠纷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有错——因为彼此没人肯让。不管加害者还是被害者都要让，这才是修行人。

修行人是为了修解脱，目的是解脱；若不是为了解脱，那真的是你死我活，是非对错也许就没那么简单。但既然目的是解脱，世间遇到的许多是非对错，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在佛陀传下来的戒律里，对这方面的事情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

身为佛教徒就要去接受，一定要接受——这就是佛教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理念。既然身为佛教徒、身为修行人，首要的就是认同自己教派或团体内的价值观，这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点，也很难在团体或那种氛围当中生存。

当然，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真的不容易。所以过去很多高僧大德都发愿：我不参与寺庙或团体内的任何事务，只精进专修。像龙钦大师、龙树菩萨等，都特别写过发愿文，说不要去参与寺庙团体的事——那会引起很多纠纷，做得好或不好大家都不开心，吃力不讨好，到处结怨，又影响修行、浪费修行时间，干脆就不做。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成就者发愿说「我就是愿意去做」。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像上一次圆寂的贝诺法王，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高僧大德，一辈子辛辛苦苦，很少时间放在修持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佛行事业、照顾僧团、处理事务当中。如果是以极广大的菩提心去做这些事，那么不管做得好不好，都有其功德，对自己的修行当然也会有很大帮助。

所以这种想法、这种观念，也不必偏执极端——不是「要嘛我什么都不碰」。而是要依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心境去调试。有时候我们太过松散、太过自我，这时就需要发心去做一些佛教团体的工作，让自己的心开阔一点，能容纳更多好或不好的声音。

这本来就是修行的一种。修行不是只有念咒、打坐；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修行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用修行、用佛教的观念去面对遇到的每一件事，这才是最重要、最首要的。

若只是躲起来、却还是用自己那一套观念，那修行也没多大用处。讲太多了。总之，依我们对德格土司的势力和继承方式来看，仁珍才旺诺布本应就是德格王的候选人，也是德格法王与住持的候选人。

在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里，有一篇是祂自己的自述——关于自己过去世、前世业力，以及今生所遇际遇的思考，里面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家族。祂的弟子们撰写祂的传记时，也特别把这一部分放上去，讲得比较详尽。所以我们就直接按照原本里的原话来讲。

这里提到，仁珍才旺诺布的家族种姓非常高贵，不是那种不好的家族。这倒不是一种歧视——有时候菩萨要行广大佛行事业，需要一些家族血脉之缘来支撑，好有更殊胜的因缘。就像佛陀当初也是在兜率天观察了释迦族的家族因缘，然后才降生。

龙钦大师的传记里也讲，身为伏藏师，也许祂是个非常穷、被大家唾弃讨厌、被家族冷落厌弃的人，但有一个特点不会变：身为伏藏者，祂一定来自高贵种姓的家族。当然，这种高种姓家族，不限于说祂那一世的家族一定很兴旺。也许祂出生的家族已经没落，但过去曾是很高贵的种姓，这也算。

这种「高贵种姓」，我之前也问过宝上师，上师说其实并不那么严格。除了皇宫贵族的后代，再来是成就者的后代，或是护法大德、也就是过去守护佛法的功德主的后代——这些大家比较熟知。剩下的，还有一些是对人类或某种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某位传世画家、某座著名建筑的工匠的后代，或某位书法大师、武学家等有特殊专长技艺者的后代，也算高贵种姓。

再来像降神师、巫师、帮人打卦的卦师等，上师说其实也算是一种高贵种姓的后代。所以这里说仁珍才旺诺布来自高贵种姓、高贵族裔，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

一定是皇宫贵族、一定是王子公主的后代。祂其实宽松得多，没有想象中那么讲究。

而所谓「恶劣、劣质」的民族或家族，大部分是指喜欢战争、尤其是破坏迫害佛法的家族。但这也很难讲。比如朗达玛灭佛，那祂后面的家族是不是就算污染、不好的家族？

可是朗达玛虽然灭佛，祂的几个儿子却对佛教非常好，后来在各地扶持佛教，自己也成了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这样看，所谓赞普家族血脉、朗达玛家族血脉，后世也没人把祂当成不好的家族血脉。除非是那种很多世都信外道、一直迫害佛法、一直杀生的，大家才会那么认为。

可是这里又提到，仁珍才旺诺布的父亲本身就是个土匪，也杀过很多人。所以这东西看来也不是很绝对，我们只看好的部分就可以了。你看，仁珍才旺诺布的父亲是个土匪、强盗，却生下了这么伟大的一位成就者。

所以族姓、民族、家族这回事，并非绝对——不是说「我不是这样的族，就生不出这样的孩子」。就算前几代人没有这种背景身份，但从我这一代起，我是修行人，我为佛教付出，忠诚于佛法、忠诚于上师，那么从你这一代开始，就是一个高贵的家族了，可以这么说。后面讲到，仁珍才旺诺布以清净智慧的游舞来筹建转世，选择在高贵、纯净的种姓中降生，以承办利益众生、护持佛教的佛行事业。

祂父亲的种姓有一段古老的历史。这里提到，在久远以前一个叫「木雅」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木雅。木雅这个地方比较麻烦。

木雅过去翻译过来，指的就是西夏。我们都知道以前有名的西夏国，在过去几个朝代曾经非常兴盛繁荣，是一个大国。如果祂没有内部产生的问题，应该会非常兴盛，甚至有可能取代别的民族、别的朝代。

木雅最早其实属于党项。据说党项族过去在四川的松潘高原一带，以游牧为生，是许多部落聚合成的一个联盟。（译者注：党项为古羌系族群，后于十一世纪建立西夏，自称「大夏」，吐蕃人称其地为「木雅」Mi-nyag。

)四川松潘这地方，从成都开车过去大概五个小时。往金川、大小金川方向走，快到马尔康之前的那个河的拐弯处，就到松潘了。松潘之前去过几次，藏文叫 Zung-Chu(松曲)。

这地方很值得去，尤其像我们现在修绰杜马哈嘎拉(Trodro Mahakala)，它的伏法有一部分就是在松潘那边取出来的。那边有绰杜马哈嘎拉的魂石——就在松潘镇一处很有名的松潘古碉那里，有一颗岩石，据说就是马哈嘎拉的魂魄、加持与力量融入其中的著名魂石。很多专修绰杜马哈嘎拉的修行人，都特别去那个地方供养这颗魂石。

一般说绰杜马哈嘎拉流传下来有两处很重要的圣迹：一处就是松潘这颗魂石，另一处是像吉斯它们那边的一颗魂石，这两个很重要。松潘就在马尔康旁边，前面讲了。马尔康那边也是以前毗卢遮那大师长年闭关的地方，从松潘坐车两小时左右就到，那里有毗卢遮那大师的修行洞穴。

从修行洞穴再往前开一两个小时，可以到金川的观音桥，朝拜那尊自然形成、很有名的石壁观音。所以从四川过去那条路，一路都很适合朝圣。我们讲党项族就是在松潘这地方开始发迹的，后来慢慢往北、往东迁移，渐渐壮大。

许多研究认为，党项族其实跟藏族应该是同一个祖先，都属于羌族的后代，被认为是西羌的后裔，所以古代文献里又把他们跟羌联系起来。当然，后来也有人研究认为他们属于鲜卑族的后代，也有可能是唐朝时吐谷浑国人的后裔，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人的后代。总之说法有好几种。

他们是混杂的，这很有可能，尤其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本身通常不强，常跟很多其他民族通婚。所以他们既可能是鲜卑，也可能是突厥，又混有藏族血源，这些应该都有。唐朝时的一些文献，把它们叫做弥药人，就是我们讲的 Mi-Nyag，翻译作弥药、木雅。

后来党项族一直延续，出现了拓跋氏家族，成为党项各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一支。拓跋氏率领党项族一直向北、向东北慢慢迁移，征讨、统治了很多地方。一开始还是归顺唐朝的，并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

到宋朝时，和宋朝发生了很多战争，西夏国也开始自立为王，跟其它国家抗争，一直到成吉思汗时才被灭掉。被灭之后，剩下的西夏部落、许多部族家族就四分五裂：有一些在甘肃那一带跟回族结合，完全回化了；有的迁回四川，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木雅人，就是藏化了；也有一些汉化了。都有。

后来就完全融入到各民族当中。以现在来看，木雅人、木雅族可能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小群体。他们大部分讲的是藏语，没错，但藏语里含有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约15%左右——的木雅话。

这木雅话，现在学者认为就是最古老的西夏话、西夏语，是当初西夏国使用的语言。从过去很多对西夏王朝的研究看，西夏国当时对西藏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都非常热衷，尤其汉族文化——祂的文字后来完全是用汉文来造字。但祂很多名词、教义，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所以其中还混有其他民族的很多东西。像木雅人，据说现在这样的人不多，将近一万多人而已。祂们平常对外讲藏语，回到家里自己讲木雅话，有这样的说法。

现在流传下来这门七百多年历史的木雅语，可以算是木雅文化、木雅族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木雅人跟一般藏族比，又稍微不太一样。虽然现在大部分木雅人穿的是藏族衣服，没错，但祂们个子稍微修长一点，皮肤比一般藏族还要白，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可以算比较好看一点。

这里提到，在过去，在木雅的地方——祂这个「木雅地方」指的应该是现在讲的木雅，而不是过去的西夏国。因为现在讲的木雅地方就在康定地区，这样比较符合；若是过去西夏国那一带，距离就有点远了。所以这里讲的木雅，应该是指康定地区，是后来迁回来的这片康地，或是尚未迁走前、党项人过去生活的地区。

它讲到当时有一个家族，叫「嘎」(Ga)的家族，当中诞生了一个女孩。这女孩美貌堪比天女，而且有一种特殊能力，能跟非人、跟鬼道众生相处。这里说的「跟非人相处」，是不是指她有阴阳眼，不太清楚——可能是她看得到这些，又能跟他们和平相处吧。

她的名字叫果萨拉姆(Guo Sa La Mu)。不过这里的「嘎」，有可能并不是指西夏。为什么呢？

我们讲西夏国，它过去有别的叫法，像「大夏」「大夏国」，还有「大白高国」。我现在看，感觉这个「嘎」其实指的就是「白高国」的意思。因为「嘎」(Ga)在藏文里翻过来就是白色、白的意思；而「嘎」有可能就是「白高国」那个「高」的字音，由中文谐音转过来。

所以这是把藏文和中文两者拼合在一起的名称——白高国，「嘎」就是「高」。这也是有根据的。

我们去看西夏王朝过去的历史，它们有很多奇怪的姓氏，有两个字的、三个字的，甚至更多字的都有。前面也讲了，西夏很喜欢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所以他们很多文化里用到了这两个民族的许多元素，包括语言文字。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有的是用西夏话的发音、却写汉字；有的看起来是汉字，发音或意思却跟藏文有关。

这等于是汉、番各种文字内容的一种混合。在西夏姓氏的研究里，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种情况：一个姓氏两个字拆开来，一个字是汉文的意音字，一个字是藏文或西夏话的口音转来的。所以这里前面两个字，是藏文意思翻译的、或汉文发音演变来的，这应该没错。

所以再回到前面讲的「木雅的地方」，一连串算起来，应该就是西夏的党项。可能果萨拉姆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姓氏家族里诞生的——因为西夏党项据说有成百上千个姓氏，光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成百上千个，祂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姓氏家族诞生的女子。后来这个果萨拉姆，因为有这种能力，吸引到了一位天神。

这位天神从当地的「雅拉神山」山顶降下登天绳，顺着绳子爬到人间来。很多古诗里都提到过，以前赞普王朝也讲，早期有所谓「天降王」：祂们头上有一根彩虹绳子，临终前就直接拉着这条彩虹绳回到天界。过去有很多这类故事，说天人下凡，拉着天梯或天绳降下来。

这里讲的雅拉神山也是同样的意象。雅拉神山在哪里？就在四川康定、道孚、丹巴三个县市的交界处，是康巴地区一座非常重要的神山。

一般讲康定有几大很重要的神山：第一是贡嘎神山，而与贡嘎神山遥遥相望的，就是这座雅拉神山。雅拉神山本来也是一处很有名的圣地。莲花生大师在这山里埋了非常多伏藏，千百年来又有非常多成就者在里面闭关修行，据说山上能找到上百个过去成就者闭关的洞穴。

但很多成就者一辈子隐姓埋名、不为人知，默默在山里闭关直到圆寂，所以没有留下太多记录，却留下了无数成就者闭关的遗迹。康巴地区有一本叫《神山解脱之道》的书，里面提到雅拉神山被称为「第二香巴拉」——意思是祂是通往香巴拉王国的一处重要入口。据说懂门道的人，可以从这座山里走进香巴拉王国，有一个说法。

这座神山从不同的地方看，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水面貌，而且这些形态都非常吉祥殊胜。书里提到：从塔公草原那边看，雅拉神山呈现莲花座的形状；从另一头的八美镇望过去，雅拉雪山呈现皇冠的形状；再从农戈山的角度看，祂呈现的是一尊坐佛的形状。非常特别。

所以过去不管苯教还是佛教，都对这座神山非常推崇。讲到那位天神，这里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位神。但后来一些预言里提到，是「光明天」。

佛教历史里讲，人类最早最早的祖先，是由光明天来到凡间，吃了人间的食物之后，身体慢慢变重、变臭，飞不回去，就慢慢演化成了人类。这里提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指的这位不知名的神子，应该就是光明天。

某一位光明天从雅拉神山山顶拉着登天绳降下，找到了前面讲的果萨拉姆，跟祂相处了一晚，后来果萨拉姆便怀孕生下了这个孩子。这是其中一个传说。这类传说在西藏还挺多的，尤其是唐古拉山神、念青唐古拉山神，相关故事非常多。

不管各个教派、苯教，还是住在唐古拉山附近的牧民，都有关于唐古拉山神下凡人间的故事。其他山神也有很多，但唐古拉山神的最多。因为传说中祂就是一位美男子：皮肤白皙、风度翩翩，常骑着白色骏马，像王子、少爷一样来到人间。

所以有很多人说，去唐古拉山遇到了这样的人，回去后便怀了孕；或是去唐古拉山时遇上气候问题，在当地过夜一晚，回去也怀了孕。类似的非常多。这里讲的，也是其中一种。

另一种讲法是，那是某地区的一位「地神」——这里没说是哪一位地神，但形容又很像唐古拉山神。这位地神非常俊美，超乎人间男子的容颜，宛如天子、王子一般，全身散发光辉，穿着华丽华贵的衣服，身上有法螺和贝壳的装饰。祂乔装来到人间，也是跟果萨拉姆共度一晚，隔一年便生下了这个孩子。

这形容起来，确实又很像唐古拉山神。尊者自己——依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两个故事里，第二个比较合情理。这里没有特别解释原因，但祂提到：雅拉山神据说是阿尼玛卿山神的亲属。

阿尼玛卿山神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著名的西藏几大神山之一，算是西藏二十一大山神之一，又被称为世界九大山神之一。据说阿尼玛卿山神的家族里有三百六十位眷属，其中有九位后妃、九个儿子、九个女儿。所谓九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雅拉山神，而且雅拉山神是这九个孩子里的长子、老大。

又说，阿尼玛卿神山的山神，本身就是多闻天王——药叉王多闻天王，是宝生如来所化现的八地大菩萨。大菩萨为慈悲利益众生，化身成多闻天王的孩子，安住于财神的体性当中。这段叙述，是莲花生大师所讲的。

所以从这后一讲来讲，雅拉山神是四大天王种姓的后代。但不论如何，这位神的孩子一生下不久，就跟母亲分开了——母亲很早就过世，祂是喝牛奶养大的。所以祂有一个名字，用木雅语来讲，意思就是「喝牛奶成长的人」。

而这个名字用藏语讲，又有吉祥的意味。后来祂的后代自称，成为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后来跟德格王的家族合并。合并之后生下的孩子长大成年后，成为十八部落的主宰，祂统治的地域范围，据说是秃鹫飞十八天才能环绕的一大片区域，非常辽阔。

所以他们传承下来的这支家族血脉，就被叫做「德格」。在秋吉林巴的预言里，特别讲到：「付诸光明天降衍，大力国为霍尔王，云秋殊胜法者三，部总授权。」

)「付诸光明天降衍」，就是前面讲的光明天神那一支家族；第二个「霍尔」，是前面提到的国王家族的后代；再来「云秋殊胜法王」。总之，是这三支重要的家族血脉合并起来的一个殊胜家族。这里的「国」家，是蒙古的后代——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蒙古王室血脉。

后面讲：「罗康四大首之属，称作二之姓者长，勇士法威威力轮。」这「四大首」，就是我们讲的四大土司之一，是称「二」的这个姓氏家族。他们将拥有、掌管世间法威力的转轮王的称号：「护地德格之真实，脉中世间只有佛教之事。」

」这就是讲德格土司的家族血脉里，诞生出能够继承佛法、弘扬佛法的圣者。后面又提到：「天主成就自在者，格热却堕善巧成，福乃生不觉，世主中内属。」意思是他们这支家族血脉，又诞生了很多成就者。

一方面因为他们对佛教的护持、对许多佛行事业的帮助，福德因缘具足，所以有很多成就者转生在他们家族中，这也是他们的一份功德。如是宣述。这样讲完，就知道仁珍才旺诺布的父亲，是诞生在这样一个融合了神族、王族与法王族姓的家族中。

而他的亲生父亲，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在家居士。这里形容他多年来很努力地修持佛法，完成了很多本尊的念修功课，并持守戒律。又形容他心很直、充满威严，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他的名字叫「阿衮」(Agön)，意思是一位大勇士。往好的方面讲是这样；往不好的方面讲，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土匪、强盗——但即便如此，还是很精进努力地修法。这就是藏传佛教这边的特色：不会因为做坏人、做土匪，就不修法了；就算是土匪、强盗，也会好好念经修法，这变成了他们一种民族或地方的传统。

他们自己也会自愿持守一些戒律，这也很有趣。后面又讲：「不共能生方便的父亲，为大威之体性……」这里提到仁珍才旺诺布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亲生

父亲，就是这位阿昂勇士；另一个是山神界的「赞」(Tsen)，这是仁珍才旺诺布另一层面上的父亲，或说祂神性方面的父亲。这种情况其实不只仁珍才旺诺布有。

过去很多高僧大德，祂们的父亲也是某位山神之类，这种事也有。像有一位空行母，祂神性方面的父亲就是唐古拉山神。之前介绍故事时提过，森康在祂自己的传记里讲，从小到大遇到事情，唐古拉山神都会显现，说「你是我的女儿，我要照顾你」。

虽然不是亲生，但从另一层面，可能是被这位山神特别加持、特别眷顾；也可能祂们过去有某种因缘上的联系。这种事不好解释，但这方面的人还蛮多的。像朗家祂们的祖先也是某位山神的后代；而莫扎法王，很多人都认为是热秀山神的后代、是热秀山神的孩子。

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护法黑屠夫」(Shenpa Nakpo，音译申巴纳波；译者注：即前课「赞日神山」本命护法，Shenpa=屠夫、Nakpo=黑；前课逐字稿曾音记作「黑杜夫」，此批依语意统一作「黑屠夫」)。我们每天修护法，寺庙里或我们的护法架构里，都有所谓的黑屠夫护法。这就是仁珍才旺诺布的另一位父亲，也是仁珍一生中护持仁珍传承的不共护法。

我们仁珍传承里有好几位不共护法，但一般比较少修：修马哈嘎拉时当然会修；此外还有天主女神、天主女神的一髻母(Ekajati)，还有「深神三兄弟」等好几位。其中最重要、我们修法时会特别修的一位共同护法，就是这位黑屠夫。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专门为祂写过仪轨；在传记和仁珍才旺诺布全集里，也提到黑屠夫护法曾显现，承诺守护祂的教法，特别发愿要为仁珍传承付出。

后面讲，祂不管佛教还是苯教都特别推崇，是当地一位护宝善神。我们现在讲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那座山脉、那座神山的山神，就是黑屠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祂是仁珍的父亲，也不为过。

藏族本有神山信仰，跟汉族不一样：汉族可能土葬、立墓碑，或立宗祠，作为祭祖的对象；藏族文化里，则是把某一座神山当作祖先的一种依托，不会刻意立墓碑或神牌，就认定这座山是自己的祖先，后代都要向这座神山进献。所以祂们对神

山信仰非常忠实，有时甚至超过对佛法的信仰——就算藏族本身没有佛法信仰，也不会放弃这种神山信仰。神山信仰是深深刻在祂们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像很多旅游景点，为什么去到某些山会有藏族不高兴、会骂人？就是这个原因。换个角度想：有一天很多人来旅游，往我们自家的宗祠、坟墓上践踏，我们当然也会生气。

同样的道理——祂们心里认为这座神山就是祂们的宗祠、祖坟，所以我们去爬祂们的山，祂们生气是理所当然的。总之这里提到，黑屠夫护法的形象非常多，不限于一种。像我用电脑做的这张，是祂的「事业相」：当仁珍才旺诺布要成办某些事业、需要强大威力时，黑屠夫就化现出这种全身黝黑、毒眼獠牙、呲牙咧嘴，手持弯刀与毒蛇、骑着愤怒红牛的形象。

当然，祂也有一些别的形象，像左上角那种将军像——同样骑红牛，但身上穿的是将军的盔甲。还有所谓「大居士相」，可以念作「念青波」(Nyenchenpo)像。就是左下角和右上角那尊：骑着老虎，一手拿着金刚斧，一手拿着摩尼宝，这就是念青波。

这个形象在仁珍才旺诺布的唐卡里没看到，不过我后来在网络上找到一幅黑屠夫单独的唐卡，祂头顶上画的就是仁珍才旺诺布。另外，仁珍才旺诺布后来的弟子、竹巴噶举的巴沃仁波切，祂自己的唐卡里也画了这位黑屠夫，就是我们看到右下角的——我从巴沃仁波切的唐卡上截下来的黑屠夫像。早期，在仁珍才旺诺布的时代，竹巴派很多人都修这位黑屠夫。

身为仁珍的弟子，这位黑屠夫对祖师的弟子、对效法祂的继承人特别眷顾。就算不很努力修，每天只念一点，感应之事也非常多。另一方面，在火龙沟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地那一带的很多寺庙和部落，祂们也特别供这位黑屠夫护法。

有些就算不修这护法，也对这座神山非常信仰，认为这座山是祂们的父亲、母亲。这位「赞」(Zan)、也就是黑屠夫，在一些介绍里提到，祂是「千傲之王」。这里的「傲神」，指的是具有傲慢心的大神——祂不是一般的鬼神类，而是比一般鬼神更有威力的，才能称为「傲神」。

像西藏九大山神，都可以算傲神；而一些地区性的小山神，就没办法被称为傲神。傲神能量很大、福德也非常大——正因为福德与能力都极大，所以祂们极为骄傲、极难清静，才有「傲神」这个称呼。黑屠夫被号称为「千傲之王」，是专门掌管整个傲神联盟的一个王。

在西藏很多神话故事里，虽然没有特别推崇这一点(一般所知的都是二十一种山神、九大山神、四大山神等)，但这是确有记载的。一方面，莲花生大士也非常推崇这位黑屠夫护法，把二十五大伏藏圣地都交给祂管理。某种程度上，祂是莲花生大士伏藏法的一位「部门主管」。

祂的神山虽在白玉这一带，但守护并不限于此地。在很多与祂相关的祈请文里也提到：只要有莲师教法、莲师伏法的信仰者、修习者或守护者在的地方，祂都会去守护。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传记著作里，也特别为这位黑屠夫护法写了几篇祈请文。

其中一篇叫《中士护神金刚严战之祈祷文·希求任运》。这里讲的「中士护神」，就是直接承认祂是这个家族的守护神，也承认黑屠夫是祂的父亲——可以说，黑屠夫是仁珍才旺诺布家族的祖灵。祂还有另一个称号，在好几篇祈请文里称祂为「暗夜怙主」——就是在暗夜、在非常黑暗的地狱区域独自居住的一位大力鬼神，这样的意思。

才旺诺布在这些祈请文里提到，祂不是一般的山神，而是文殊阎魔的眷属。宝上师之前提到，一些密续里记载，祂是文殊阎魔曼陀罗坛城的八大护门神之一，并统领整个文殊阎魔的世间神。每一位本尊都有护法，护法分出世间护法与世间护法；在世间护法当中，统领的这位王就是黑屠夫。

一些祈请文里又特别提到，祂是文殊阎魔的护法化现——文殊阎魔化现为护法相，就是黑屠夫。还有其他祈请文提到，黑屠夫也不是没有来历的：祂最早依止金刚手菩萨听闻法，在金刚手菩萨座下受持戒律、守护佛法；后来在松赞干布时期，祂也承诺守护佛法。这些内容我在别处没特别看到，但在关于祂的祈请文里有提。

尤其对莲花生大士，祂献上了自己命脉的精华。莲花生大士便给予祂普巴金刚的灌顶，并授予三昧耶戒与誓言，命祂为莲师所有深奥教法的守护者。此后黑屠夫便依循莲花生大士的誓言守护佛法，而且非常严格地遵守，完全没有懈怠。

当然，祂也不是只待在这一处山脉——三千大千世界任何地方祂都可以居住。祂的形象不固定，有各式各样的形象，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为了不同的事业会示现不同的形象。除了前面那些愤怒相，祂也有国王般的形象：骑着马，身披白色缎带，面容如莲花般，牙齿如珍珠般整齐，像一位俊美的男子；穿着上有万字图腾的披风，佩戴武士的铠甲，头顶有摩尼宝，手持利刃和各式各样的武器法器。

祂这边特别提到，祂脖子上挂着一串五钴金刚杵。这五钴金刚杵，好像是仁珍才旺诺布授予给祂、令祂守护佛法、守护仁珍传承教法时赐予的——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不过仁珍才旺诺布自己脖子上挂的那个金刚杵，是不是跟黑屠夫这个有关系、彼此有没有关联，这就知道了，可能还要再问宝上师。

总之这里特别提到，祂示现成国王般的形象时，脖子上也系着这串五钴金刚杵的项链，身上穿戴的是绿色绸缎和珍宝所组成的装束。祂骑着一匹黄色的马，周围还有很多将军像的眷属，以及天女、红色的龙赞、龙魔等眷属簇拥环绕，跟着祂一起出行。有时候祂的名字叫「扎瓦」，有时候叫「战国人」，有时候叫大丞相黄某，有时候叫金刚战，有时候叫虎雀刹土的守护自在相者，有时候叫过重日的金刚威猛力……总之名称很多。

祂在不同的示现、不同的圣地，都会有不同的名称和形象出现，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或名字。不管在印度的大寒林，在其它寺庙，还是在雪山的山洞秘境，只要有专修莲师圣伏法的修行人需要帮助，祂都会遵守文殊阎魔、莲花生大士、金刚手菩萨、马头明王等大士给祂立下的三昧耶戒和誓言，迅速来到修行人面前给予帮助。这是仁珍才旺诺布在这方面提到的部分。

黑屠夫自己也有父亲和母亲。这里提到，祂的父亲叫「九辨护法」：全身蓝色，一面二臂，一只手握着藤木，一只手拿着蛇的绢索，九个发辫如铁一般，嘴里喷涌毒气，骑着毒蛇，有十万阎魔、食祖护法环绕。祂的母亲叫玛莫：身上是深蓝

色肌肤，一面二臂，一手高举利剑，一手拿着蛇的绢索，甩着发髻，口中散播瘟疫，骑着母老虎，有十万玛莫环绕。

而黑屠夫的这个「事业相」形象，就是父母亲两者形象的结合。所以祂手握利刃与蛇的绢索、骑着水牛，有十万命主环绕，还有八千位傲神围绕。前面讲祂是「千傲之主、千傲之王」，就是这个原因。

后面还提到，祂也有老婆和孩子。祂老婆孩子的形象跟祂一模一样，只是骑乘不太一样——骑的是三只脚的骡，身披人皮，还带有蛇的装饰，有十万龙魔环绕。所以祂们其实是祖孙三代、一大家子的护法神。

除此之外，上次提到吉隆地区——仁珍才旺诺布喜欢驻修、后来圆寂的那个地方吉隆，那边巴某山有所谓的天主女神。那座山的山神就是天主女神，也就是我们讲的仁珍传承另一位不共护法。天主女神有五姐妹(或七姐妹)，其中一位就叫一髻母(Ekajati)，而一髻母的兄长就是黑屠夫。

所以祂们都是有亲戚关系的，是一个家庭。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自述里又讲：「所取伏藏修法以及诸伏藏成就者的观象中，认定其为伏藏主药叉王之幻变……」意思是，前面讲的，不管佛教还是苯教，祂们自己的秘籍或典籍里，都特别称赞、提到这位黑屠夫护法，说祂掌管千傲、是傲神的首领；而且不管佛教还是苯教取出的、关于祂的修法内容都差不多。所以祂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存在，毋庸置疑。

许多伏藏法大成就者，在自己的镜相观察中，都认为祂是莲师所有甚深圣伏藏之主的一位重要大护法，是药叉王的一个化现、一个变现而已。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确定祂是伏藏法的守护主。因此祂不仅仅是仁珍传承的一位不共护法，更是护持莲师所有伏法的一位大主宰。

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写的关于黑屠夫的祈请文，最后结尾特别称赞祂掌管莲师二十五大圣山伏藏。另外，讲到仁珍才旺诺布的母亲。祂的家族据说是身空行母种姓的家族——这个身空行母家族，其实就是仁珍才旺诺布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祂们的家族。

虽然现在还不太清楚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和仁珍才旺诺布之间确切是叔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但宝上师自己认为，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是仁珍才旺诺布的舅叔、舅父，这个关系应该比较正确。不论如何，这里提到，仁珍才旺诺布的母亲出生在中国木雅地方和西藏地方的交界处，一个叫巴拉迁诺的地方。据说那是一座骑着好马、要花两顿饭时间才能环绕一圈的大城市，而管辖这座大城市的部落主人，其家族血脉正属于身空行母种姓。

仁珍的母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所以从小对三宝就有很殊胜的信念，并把金刚萨埵心咒「百字明」一辈子虔诚修持，最后亲见了金刚萨埵。有这样一段叙述。好，大约就讲到这里。

祂这两位父亲和母亲的家族，其实都很特别，细讲的话有很多神话故事，但这些都跳过去了。好，今天就讲到这边。剩下的部分我们下一堂课再说——下一堂课要讲祂被认证的部分，认证祂的金刚上师、认证祂的这些上师，还有祂入胎的净相等等。

好，今天就到这里。